

第一冊

杜工部集

錢序 德傳集序 諸家詩話
注杜畧例 年譜 目錄

杜工部集

卷之四

序

丙午冬予渡江訪虞山劒門諸勝得識遵王遵王錢
牧齋先生老孫子也入其門庭見几閣壁架間縹緗
粲然茶碗酒盞無非墨香知其爲人讀書而外顧無
足好者一日指杜詩數帙泣謂予曰此我牧翁箋註
杜詩也年四五十卽隨筆記錄極年八十書始成得
疾著牀我朝夕守之中少間輒轉喉作聲曰杜詩某
章某句尚有疑義口占析之以屬我我執筆登焉成
書而後又千百條臨屬續目張老淚猶濕我撫而拭
之曰而之志有未終焉者乎而在而手而亡我手我
力之不足而或有人焉足謀之而何恨而然後瞑目

受會牧翁閱世者於今三年門生故舊無有過而問
其書者予讀其書部居州次都非人間所讀本而筆
陣縱橫甲乙牽連目眩志荒不可辨別遵王袞袞誦
之若數一二蓋牧齋先生投老晨夕槌几與聞後堂
篴絃老門生則馮子定遠陸子敕先而其家族子孫
雖冠帶得得其與之共讀書者則惟遵王一人以是
牧齋先生所讀書遵王實能讀之凡箋註中未及記
錄特標之曰具出某書某書往往非人間所有又獨
遵王有之遵王棄日留夜必探其窟穴擒之而出以
補箋註之所未具裝合幅輳眉目井然譬彼船釘秤
星移換不得而後牧齋先生之書成而後杜詩之精

神愈出人但知其能一弓而不知其成之者三年人
但知其能三賦而不知其成之者十年後生輕薄喜
謗先輩偶得一隅乃敢奮筆塗抹改竄參臆逞私號
召於人曰我註杜詩矣是猶未能坐而學揖讓未能
立而學奔趨豈飲狂藥中風者之謂亦不讀書而已
矣嗟乎牧齋先生仕宦垂五十年生平精力構古書
百萬卷作樓登而藏之名曰絳雲一旦弗戒於火皆
爲祝融取去拔劍擊闔文武之道頓盡而杜詩箋註
巍然獨存於焦頭爛額之餘杜曲浣花拂水紅豆千
載而遙精氣相感默相呵護有如是乎丁未夏予延
遵王渡江商量雕刻日長志苦遵王又矻矻數月而

後託梓人以傳焉噫斯幸矣牧翁著述自少至老連
屋疊床使非遵王篤信而死守之其漫漶不可料理
縱免絳雲樓之一炬亦將在白雞棲床之辰也謀於
予則獲遵王真不負牧翁幽冥之中者哉
康熙六年仲夏泰興季振宜序



草堂詩箋元本序

余爲讀杜箋。應盧德水之請也。孟陽曰。何不遂及其全。於是取僞注之紕繆。舊注之踳駁者。痛加繩削。文句字義。間有詮釋。藏諸篋衍。用備遺忘而已。吳江朱長孺。苦學強記。冥搜有年。請爲余撫遺決滯。補其未逮。余听然舉元本畀之。長孺力任不疑。再三削藁。余定其名曰朱氏補注。舉陸務觀注詩誠難之語以爲之序。而并及天西采玉門求七祖二條。以道吾所以不敢輕言注杜之意。今年長孺以定本見畱。亟請鋟梓。仍以椎輪歸功於余。余蹙然不敢當。爲避席者久之。蓋注杜之難。不但如務觀所云也。今人注書。動云

吾效李善。善注文選。如頭陀寺碑一篇。三藏十二部。如餅瀉水。今人餽飮。拾取。曾足當九牛一毛乎。顏之推言。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何況注詩。何況注杜。少陵間代英靈。目空終古。佔畢儒生。眼如針孔。尋摭字句。割剝章段。鑽研不出故紙。拈放皆成死句。旨趣滯膠。文義違反。呂向謂善注未能析理。增改舊文。唐人貶所。比於虎狗鳳雞。寧可用罔。復蹈斯轍。樊晃小集。出於亡逸之餘。初無次第。秦中蜀地。約略排纘。有識者聊可見其爲事之早晚。才力之壯老。今師魯嘗黃鶴之故。智鉤稽年月。穿穴瓌碎。必盡改樊吳之舊而後已。懸鼠之食牛角也。其嚙愈專。其入愈深。

其窮而無所出也。滋甚。此亦魯豈輩之善喻也。余旣不敢居注杜之名。而又不欲重拂長孺之意。老歸空門。撥棄世間文字。何獨於此書護前鞭後。顧視而不舍。然長孺心力專勤。經營慘淡。令其久錙不傳。必將有精芒光怪。下六下而干南斗者。則莫如聽其流布。而余爲馮軾寓目之人。不亦可乎。族孫遵王謀諸同人。曰。草堂箋注。元本具在。若立元皇帝廟。洗兵馬入朝。諸將諸箋。鑿開鴻蒙。手洗日月。當大書特書。昭揭萬世。而今珠沉玉錮。晦昧於行墨之中。惜也。攷舊注以正年譜。倣蘇注以立詩譜。地里姓氏。訂譌斥僞。皆吾夫子獨力創始。而今不復知出於誰手。慎也。句字

詮釋落落星布。取雅去俗。推腐致新。其存者可咀。其
闕者可思。若夫類書調語。掇拾補綴。吹花已萎。噉飯
不甘。雖多亦奚以爲。今取箋注元本。孤行於世。以稱
塞學士大夫之望。其有能補者。續者。則聽客之所爲。
道可兩行。羅取衆目。瑜則相資。類無相及。庶幾不失
讀杜之初指。而亦吾黨小子之所有事也。余曰。有是
哉。平原有言。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此千古通人
之論也。因徇遵王之請。而重爲之序。以申道余始終
不敢注杜之意。虞山蒙叟錢謙益謹書。



杜工部集附錄

一 誌傳集序

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

元稹

江陵士曹時作

叙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總萃焉始堯舜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採詩之官既廢天下妖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興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

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
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
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
橫槊賦詩其遒壯抑揚冤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
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子以簡慢歛習
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
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固無取焉陵遲至
于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
取也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
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執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後文
變之體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

齊梁則不逮于魏晉工樂府則力屈于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濃莫備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執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其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干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况堂奧乎予嘗欲條

析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爲之準特病嬾未就耳適
遇子美之孫嗣業啓子美之柩襄祔事於偃師途次
於荆雅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爲文拜余爲誌辭不能
絕余因係其官閥而銘其卒葬云係曰昔當陽成侯
姓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令於鞏依藝生審言審言
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閑爲奉天
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竒之命宰相
試文文善授右衛率府胄曹屬京師亂步謁行在拜
左拾遺歲餘以直言失官出爲華州司功尋遷京兆
功曹劔南節度嚴武狀爲工部員外郎叅謀軍事旋
又棄去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享年五

鞏縣。今仍屬河南
省河南府所領洛
陽府十三縣之一

十九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歿命其子嗣業嗣業貧無以給喪收拾乞匄焦勞晝夜去子美歿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爲難矣銘曰

維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于首陽之山前嗚呼千載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舊書文苑傳

杜甫字子美本襄陽人後徙河南鞏縣曾祖依藝位終鞏令祖審言位終膳部員外郎自有傳父閑終奉天令甫天寶初

當在開元末

應進士不第天寶末獻三大禮

賦玄宗奇之召試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參軍

新書云天寶十二載

靈武。今陝西靈夏
衛漢縣。隋置靈武
郡。唐曰夏州。宋曰興州。
肅宗即位于此。

同谷縣。今陝西鞏昌
昌府成縣。

獻三賦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
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
十五載祿山陷京師肅宗徵

兵靈武甫自京師宵遁赴河西謁肅宗于彭原郡拜右拾

遺新書云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趨行在為賊所得至德二載亡走鳳翔謁上拜左拾遺按集注自京窟至鳳翔當從新書

房琯布衣時與甫善時琯為宰相請自帥師討賊帝

許之其年十月琯兵敗於陳濤斜明年春琯罷相甫

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罷免肅宗怒貶琯為刺史出甫

為華州司功參軍新書云甫上疏言琯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鎰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

然自是不甚省錄時所在歲食市家寓鄜彌年艱寒孱弱
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為華州司功參軍
時關畿亂離

穀食踴貴甫寓居成州同谷縣新書云關輔飢餓輒棄官去客秦州自負薪採

杞兒女餓殍者數人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新書云流落劍南結

盧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
上元二年冬當廣德二年黃門侍郎鄭國公嚴

今四川成都府唐曰劍
南曰南京一日西川

浣花里在成都府城西
南浣花溪上唐杜甫
所居造夢室唐詩

武鎮成都奏為節度叅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賜

緋魚袋

新書云武再帥劍南表為
叅謀檢校工部員外郎

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

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牀瞪視武

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

新書云武外若
不為忤中衛之

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毋奔
救得止獨殺彝按嚴杜死生交誼見于詩篇者甚至鈞簾欲殺出于雲溪友議
實齊東野人之語也朱子京好摭據小說故妄載之當以舊書
為正舊書曰考杜詩武再鎮蜀章彝已交印入觀史當失之甫于成都

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詠與田父野老

相狎蕩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永

泰元年夏武卒甫無所依及郭英乂代武鎮成都英

乂武人麤暴無能刺謁乃遊東蜀依高適既至而適

卒

適自東川入朝在嚴武再鎮之前拜散騎常侍乃卒舊書誤也寶應元年
避徐知道之亂入梓州居東川者三年依高適當在此時而史誤記耳